

[美] 迈克尔·德尔文 著
蔡 尊 陈增智 译



宋代瓷瓶 失窃案

新 华 出 版 社

宋代瓷瓶失窃案

(美) 迈克尔·德尔文 著

蔡 尊 陈 增 智 译

新华出版社

宋代瓷瓶失窃案

〔美〕迈克尔·德尔文 著

蔡 尊 陈增智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北京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30,000字

1980年8月北京第一版 1980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203·015 定价: 0.5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原名《中国专家》，故事发生在伦敦。宋代瓷瓶是中国的一件珍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方面借给英国东方艺术博物馆的展品。但在博物馆即将开幕的前夕，瓷瓶突然被窃，阴谋藉此破坏中英关系。

主人公马里厄斯·卡根是专营中国工艺品的美国商人。在伦敦行商期间，他偶然卷入了这一国际性斗争的潜流。他决心单枪匹马探索此案的真相。在这充满艰难和危险的过程中，他遇到了英国人、中国人和苏联人。这些人的身份和来历都各不相同：有英国警察，有古玩店老板、工艺品收藏家，有秘密帮会成员，有亲华人士，也有特务、甚至双料特务……。瓷瓶被盗后，在伦敦的各种政治力量顿时活跃起来，它们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办法和代理人。斗争错综复杂而又紧张。

本书中的人物和事件（包括石帮这个组织）均系虚构。如果书中人物与任何在世的或已故的人士有何相似之处，则纯属巧合。

——作者

第 一 章

六月下旬的一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假如在纽约，人们会觉得这种天气凉爽宜人，而在这里，伦敦人则认为它的暖意喜人。马里厄斯穿过伯克利广场时，饶有兴味地看着那些光膀子的小伙子们在草地上晒太阳，穿着夏装的姑娘们娴静地坐在他们身旁、仰望着天空。马里厄斯心中赞许着姑娘们曲膝坐地时的优美体态，尤其是那轻盈的裙子潇洒地飘散在臀部的周围，令人顿生爱慕之感。他想，要不是为了一百九十六号和二百二十号拍卖品，他真想坐下来、用自己动人的美国腔和这些年轻人痛快地聊聊天。

他走下便道，挑战似地盯着一辆迎面开来的汽车。车慢下来让他跨过马路走上布鲁顿大街。他的思绪不由地转向对梅的思念。她常常穿旗袍，漂亮的双腿不时地从两边的开叉露出来，十分惹人注目。自从上次在芥子园饭馆见她以来，已有四个月没有见她的面了。那次她和一个圆脸庞戴眼镜的男人在一起吃饭，那个人一见马里厄斯和梅互看了一眼，就和她说了句什么，然后客气地向马里厄斯鞠了一躬。看见她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一股无名的嫉妒深深地刺痛马里厄斯，

使他那天连饭也没有吃好。他想，这一切都过去了，完了。虽说过去了，可是今天这温暖的天气、伦敦广场上芬芳的青草和姿态优美的姑娘们又使他心中充满了对爱情的向往，他再次感触到孤独的痛苦。想到这里他把头一摆。象他这样每天忙于业务的有名望而又受人爱戴的中国工艺品高级经销商，为这些事而烦恼实在太没意思；孤独寂寞这是年轻人的事。从邦德大街的拐角，就可以看到那熟悉的索思比拍卖行的拱形大门，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同朋友们和对手们会面了。

圣乔治大街的拍卖厅设在建筑物的底层，小小的厅堂今天十分拥挤。马里厄斯穿过一排排的座椅走向前排专门留给他的座位时，几乎每走一步就得停下来寒暄几句。他和博物馆日本艺术部主任查尔斯·雷德克利夫、经销商孙智谋、收藏家托尼·哈丁等一一握了手。一个他不认识的高个子、留着牙刷般短胡子的中年男子向他走来说：“卡根先生，我想跟你说句话？”“现在不行，”马里厄斯厌烦地说，“过一会儿吧。”那个巴黎的经销商克洛代尔冷淡地对马里厄斯点点头。今年一月份，就在这间屋子里，他们之间有过一次冲突。那是在拍卖刚结束时的混乱中，马里厄斯买下的一幅最好的画竟不翼而飞了；他清楚地知道是克洛代尔拿走的。现在，他朝这个巴黎人一笑，似乎并无恶意，但心中却骂了一声“恶棍”。

汤姆·布里杰把手提包放在马里厄斯的椅子上，站起来向他挥挥手。汤姆是个矮胖、粗壮、肩宽背厚的人，花白的头发卷曲在耳后，一笑就露出满嘴的牙齿。

“很抱歉，昨天没能见到你，”他说。“马克告诉我你在伦敦。你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早晨刚到，我先到这里来看看这些东西，然后就到科默斯旅馆，足足睡了九个小时。这一周太累了。”

他把布里杰的手提包搬开，坐下来，把自己的手提包放到椅子底下。

“我想你不是专为这次拍卖来的。这些东西大部分是破烂货，”布里杰说。

“不是为这个来的。我要拜访几个人。还有一批青铜器要我去估价，然后要到巴黎去一趟。天哪，这儿真热。他们至少该装一个电扇才是。”

“这儿的人喜欢暖和嘛”。布里杰咧嘴一笑，坐进椅子，椅子发出了一连串可怕的咯吱声。“你听没听说我在纽约遇到的事？”

“听说你的钱被贼偷了。”

“不，不，不是被贼偷。是这样，一天上午我在拍卖行卖了几样东西——你记得我给你看过的那幅北斋^①的画吗？”

“布袋^②？”

“正是。还卖了几样别的东西。提包里装了四万美元。我乘出租汽车到苏毕埃餐馆去吃饭。走进餐馆之后，突然想起提包忘在出租汽车里了。”

① 北斋（1760—1840），日本著名画家、版画家。——译者

② 布袋，是日本古时僧人，貌似弥勒佛，常背布袋周游四方，是日本七福神之一。画家常以他为题材作画。——译者

“我的上帝，后来怎么办了？”

“请来了警察，你们纽约的警察办事效率高得惊人——他们检查了所有出租汽车停车场，干了个通宵，但一无所获。这个损失可太大了。”

马里厄斯摇了摇头，说道：“实在太可惜了。当然，我喜欢听你称赞警察的高效率，尽管他们什么也没找到。现在的世道不就是如此吗？我看，这种高效率如今比比皆是，毫无结果的高效率！”

“你们美国人总好夸大其词，”布里杰说。“这是你们的一个迷人之处。不过那完全是我的过错，怪我太糊涂。那天我很累。在那之前两天，我在檀香山，当我回到纽约时，完全忘记了时差。时差使我少了八个小时，结果所有的约会都乱套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声颇有感染力，正是这种笑常常决定一宗宗的买卖。“哎”，他继续说，斜眼看着马里厄斯，“几天前我遇见了你的一位老朋友，袁梅。”

“真的？”马里厄斯说，竭力不露出感兴趣的样子。
“在什么地方？”

“在托尼举办的一个晚会上。那次和我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姑娘，是个模特儿……”

“你快成观察姑娘的世界冠军了，是吧？”

“我的观察可不是浪费时间，马里厄斯。不要扯远了。她走到我跟前说：‘我是袁梅，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过去是马里厄斯·卡根先生的朋友。’我说记得。谁会忘记

她呢？她有一张美玉一般的中国人的脸，对吧？”

“她在托尼那里干什么？”马里厄斯说着坐进自己的椅子上，装出一副厌烦的样子。

“她和一个家伙在一起，一个台湾商人，我估计可能是孙智谋的一个朋友。她说她想见我，因为她对日本版画感兴趣。然后她又问我最近看见你没有。我看她主要想问这个。你知道，东方人说话善于兜圈子。”

“你是想说难以捉摸。”

“就是这个意思。我说今年四月份在纽约见到过你。她问你看上去怎么样，在做什么事。我没使你厌烦吧？”

马里厄斯嘟哝了一声。

“已经吹啦，是吗？”布里杰问道，声调充满了同情。

马里厄斯坐直了身子，答道：“早就吹啦。看，马克来了。”拍卖人走上了高台，漫不经心地摆弄着一些纸片，他微笑着向马里厄斯点点头。“咱们回头再见吧，”马里厄斯对布里杰说，“咱们一起吃晚饭怎么样？”

“好极了，好象该我请客了吧？”

“不，你已经在苏毕埃餐馆请过我了。我们七点半到科默斯旅馆吃饭怎么样？”

布里杰的另一边坐的是京都的经销商中村先生，这时面带笑容向马里厄斯欠身致意，马里厄斯鞠躬回礼。

“啊，见到您真高兴，卡根先生。你要在这儿停几天吧？”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我要在这儿呆到本周末。”

拍卖人向厅内扫视了一周，象学校教师等待全班学生坐好似的，然后说：“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开始。第一号……”

马里厄斯几乎什么也没听见。前一百号几乎都是日本版画，他不想要，那是布里杰的生意。第二百二十号是他此行的主要目标。那是一幅小小的写意风景画，是用画册中的单页裱成的挂轴，是十七世纪大师朱耷^①的作品（尽管对中国画的真伪总有一点怀疑，他仍然想买）。一百九十六号，他也有兴趣。那是个对折的桃山时代^②的屏风。虽然是件日本作品，但只要价钱便宜，买下后总能找到买主。还有几个号码他也感兴趣，但还早着呢，还有很多时间。

马里厄斯沉入遐想：这么说，她向人打听过我，她还没有忘记我，正象我没有忘记她一样。但这事已成为过去，不能不结束了，不然两个人的心都要碎了。

他第一次遇到梅是在李保罗举办的一次新年宴会上，在李的芥子园饭馆。李保罗是一个兴趣极大的瓷器收藏家，他每年都要宴请他的朋友们。那年正好马里厄斯在伦敦。客人中有学者、鉴赏家、经销商，中国人和西方人大约各占一半，他们都很想尝一尝酱鸡和红糟鱼，也同样想见识一下李新购

① 朱耷（1626—1705），号八大山人，明王朝的宗室，清初画家，以写意画出名。——译者

② 桃山时代（1573—1603），日本绘画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许多名画出于此时期。——译者

进的收藏品。杨博士把马里厄斯介绍给一个引人注目的、漂亮的圆脸盘女子。她乌云短剪、齿若含贝、肤若凝脂、声似金铃，正象布里杰说的——她是一块美玉。她的绿色礼服十分合体，愈显得体态优美。她爱好美术，是个小收藏家。交谈中，马里厄斯发现这个女人谈吐不凡，不仅有才智、博览群书，而且家学渊源——她的父亲是个著名的收藏家。饭后，他们坐在一个角落里谈了很久，分手时，她邀请马里厄斯去看看她的收藏。

马里厄斯后来得知，她是一个有钱的香港进口商的遗孀。在她丈夫死后，她一直在伦敦继续经商。象许多东方妇女一样，看上去比实际岁数要年轻。她已经四十二岁了，比马里厄斯小八岁。她有个儿子在苏塞克斯大学读书。马里厄斯觉得她妩媚可爱，但对她一直保持着冷静和礼貌，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女人是极其高傲、易于激怒的。看来她也喜欢马里厄斯。他们以后又多次会面，最后在马里厄斯必须离开伦敦时，他们突然出人意料地热烈相爱了。

此后他们每天形影不离。马里厄斯把做买卖的事完全置之脑后了，直到实在不能再耽搁下去时，他才离去。第二年，每当马里厄斯来伦敦时，他们都呆在一块，有一两次马里厄斯完全为了看她而以小小的托辞远渡重洋来伦敦。他们的感情日益加深，最后结婚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梅坚决不肯离开英国。那里有她的买卖、她的儿子、她自己 and 丈夫一家的亲属，还有许多朋友。她喜欢英国，虽然

她也坦率地承认英国有许多不好的地方；但她不敢说一定喜欢美国。而马里厄斯呢，虽然他不认为自己在某个地方已深深地扎下了根，但他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业务中心搬出纽约——那里有很好的主顾，他在那里虽没有店铺，但他可以在自己舒适的家里进行经营。那所东六十八街上的房子是在房价大涨以前买下的。马里厄斯觉得那里好似一个中心，无论到亚洲还是欧洲都同样方便。此外，他虽然喜欢呆在伦敦，但对英国实在没有什么好感。他觉得英国的经济正在崩溃，这个国家迟早会落入极右或极左分子的手中。更重要的一点是英国的税收太重，他说：我自己四处奔波可决不是为了去填满收税人的腰包。

梅不肯让步，她坚定地说：“我不想当你的伦敦情妇”，她用中文说，“干这种事的年龄已过。我是个古板的人，如果不能正正派派地和你生活在一起，我宁肯什么也不要。”她拉下了脸，冷淡而无表情。她用英文问：“你懂吗？”

“我懂，”马里厄斯同样冷冷地说，“再见！”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又经过多次和解，反复谈心和无数次的眼泪。过了将近六个月才算告一段落。但此后每当马里厄斯来到伦敦，总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才能作到不再给梅打电话。现在看来梅也没有忘记他。

马里厄斯不愧为一个真正的行家，当拍卖人喊出一百八十四号时，他心里的闹钟及时把他从遐想中唤回来。他的目光投向放在腿上的目录。马里厄斯机械地翻动着那几页目录，实际上并没有看见什么。一百八十四号在他脑子里盘旋

着，这是他稍有兴趣的一件东西。“各派中国艺术家画集：兰竹画谱……”马里厄斯抬头看了一下马克，马克喊道：“十镑。”马里厄斯见马克注视着他，同时把手中的目录举起几英寸高，这个姿势表示他愿意出这个价。几分钟以后，画谱以三十镑钱敲定卖给了马里厄斯（他不需要细算，他的脑子自动折合出五六种货币的数目，这价相当于六十四美元）。马里厄斯这时又回到现实中来了。

“我真希望你已经睡着了，”布里杰说。

“美国人从来不睡觉，”马里厄斯说，“所以我们是个伟大的民族。”

拍卖人这时正在竭力拍卖一件不大受欢迎的东西，到八镑钱就没有人再加价了。他不满地朝这两个说话的人皱了皱眉头。

马里厄斯又买了两三件东西后，拍卖人才喊到一百九十六号。虽然马里厄斯专门经营中国货，特别是瓷器，但他也不是绝对不买日本货——只要和中国有关，或是心目中已有现成买主的东西他也要。这时正在拍卖的屏风是一件漂亮的对折的狩野派^①作品，金色的背景衬托出一棵傲雪的樱花，是十六世纪的作品，已经很破旧了。如果能用一千美元买下来的话，他到巴黎能以更高的价钱卖出去。他打算在别人出过几个价以后再参加争夺战。

① 狩野永德（1543—1590），日本桃山时代的奠基画家。

一般说，经销商从不左顾右盼去看是谁在出价。然而，他们头上宛如长着触角，会立即知道谁是对手。这一方面是根据拍卖人注视的方向，另一方面是根据周围极轻微的动静来判断，因为大商人一般总是坐在固定的地方。所以马里厄斯几乎立刻就判定是中村先生和左边较远处的那个普莱斯托先生在争夺这个屏风。

老普莱斯托并不太认真。他的收藏是凭一时的兴致，所以五花八门的东西他都收。他在出一百镑时就停止了。马里厄斯这时加入战斗。中村这个人特别歇斯底里，这毛病使他有时处事鲁莽，有时又过于小心谨慎。今天，他表现出谨慎的一面，在三百五十镑时，拍卖人耐心地劝他买，当他还在犹豫不决时，又有一个人出价了，这是克洛代尔，他坐在马里厄斯的右边。

马里厄斯激怒了。克洛代尔也许真想要这个屏风，但他的参战看来更象是为了整马里厄斯，故意把价抬上去。马里厄斯想，也许他真有了主顾，也可能跟马里厄斯所想的是同一个人。开始时，马里厄斯打算让他买去，看看他究竟怎样脱手。过了一会儿，马里厄斯忽然改变主意，决定进攻。他一直举着自己的目录，价钱很快达到了四百二十五镑。

克洛代尔极易激动，可以说一触即怒。当他进行决斗时，脸色发黄、浑身出汗。马里厄斯知道对手现在已经出汗了。马里厄斯本来自己把最高数定为四百镑，但他一想到旁边那个人已经大滴大滴地出汗，他就感到一阵满足，甚至忘记了这个四百镑的界限。价格达到了五百镑，克洛代尔停了

一下，但又马上点头认可，等达到五百二十五镑时，他败退了。拍卖人的小锤清脆地一击，说道：“卡根！”

马里厄斯叹了一口气。他战胜克洛代尔感到满足，然而代价确实太高了。他写下了五百二十五镑这个数字，心情复杂地在数字上画了个圈，在边上写了个字 Nak^①，又画了几个问号。然后他的注意力又回到生意上。二十分钟之后，他又以一千二百镑击败自己的两个好友李保罗和孙智谋，第二百二十号——朱耷的画——也成了他的囊中物。

在拍卖结束时的喧闹声中，马里厄斯又站着与布里杰交谈一会儿，布里杰买下了版画中的最精作品；这时一个人拍了一下马里厄斯的肩膀，他转过身来看到那个在拍卖开始前和他说过话的留着小胡子的瘦高个子。

“卡根先生，很抱歉打扰你，但我很想和你一谈。”

那人个子很高，而马里厄斯身高只有五英尺八寸，和那人说话得仰着头。那人的小胡子有点军人味道，他穿的花呢夹克和这热天很不相宜——看来是件便宜货。他说话的口音很好。他可能是个退伍军人，也许是小地方来的。假如他是个收藏家，规模也绝不会大。在英国，财富经常与破旧相联，却绝不能和冒充名牌的劣等货相提并论。

这时，马里厄斯见中村先生正在那人后面收拾自己的皮包。他于是对小胡子说：“对不起，我去去就来。”

马里厄斯向中村走去，轻轻地一哈腰。他们俩人的样子

① Nak 日本人名中村的头几个字母。——译者

相象得令人发笑。两人都是小个子，皮肤晒得发黑，又硬又直的黑头发剪得短短的，动作都很干净利落。马里厄斯的眼睛是深棕色的，接近黑色，有些象东方人，他多次被人误认为日本人或波利尼西亚人。这种误会往往使他十分高兴，甚至会使他对持这种看法的顾客特别优待。实际上，他是俄国人和犹太人的后裔，是第三代美国人，出生于纽约州的北部。

他说：“中村先生，见到你我总是很高兴的。生意如何？”

“啊，在日本境况很坏。我的钱快花光了。但我不抱怨。你怎么样？”

“真正的好东西在美国价钱看涨。需求量很大，特别是好的日本货、早期的作品。”

“噢，”中村惊叹道。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好象要说什么又难以启齿似的。“嘿，那是个很好的屏风啊，虽然有点破旧。我认为那做工很好，使人联想起宗延。对吗？”

“嗯，真的，”马里厄斯微笑着说。“我对日本艺术一无所知，不敢妄加评论。”马里厄斯知道中村因为没能买到这个屏风而感到遗憾。

“你帮过我的忙，”马里厄斯接着说，“你还记得吧。”他当然知道，中村对施恩受惠之类的事记得十分清楚。“你告诉过青木先生我有一个大口水壶要卖。如果你对这个屏风有兴趣的话——”

中村难过地说：“价钱太贵了。”

马里厄斯知道中村讨厌克洛代尔，有一次中村说他象獭